

徐靈胎醫書三十二種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吳江徐靈胎大椿著

調經門

汪石山治一婦瘦小年二十餘經水紫色或前或後臨行腹痛喜熱惡寒或時感寒腹亦作痛脉皆細濡近滑兩尺重按略洪而滑此血熱也或謂惡寒如此何謂為熱曰熱極似寒也遂用黃連四兩香附歸身尾各二兩五靈脂一兩為末糊丸空腹吞之而愈

一婦年二十一歲六月經行腹痛如刮難忍求死脉則細軟而駛尺則沈弱而近駛。汪曰細軟屬濕數則為熱尺沈屬鬱滯也以酒煮黃連八兩炒香附六兩五靈脂半炒半生三兩歸身尾二兩為末糊丸空心湯下三四錢服至五六料越九年得一子後屢服屢效歷十五年後前藥固效。汪復珍之脉皆洪滑無力幸其尚有精神。汪曰此非舊日比矣舊乃鬱熱今則虛寒東垣曰始為熱中終為寒中是也經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乃陰盛陽當作寒治且始病時而形歟小今則形肥大矣書曰瘦人多血熱肥人多血虛豈可同一治也所可慮者汗大泄而脉不為汗衰血大崩而脉不為血減耳其痛日重夜輕知由陽虛不能健運故亦凝滯而作痛以症參脉宜用助陽若得脉減痛輕方為佳兆遂投參耆歸木桂附一劑來朝再診脉皆稍甯服至二三十劑病已愈蓋病有始終寒熱之異藥有前後用舍不同形有肥瘦壯少不等宣可以一方而通治哉

發熱門

吳菱山治一婦經血過多心煩熱日晡潮熱脉數沉濇諸藥不效投以四物湯加胡黃連三服而愈薛新甫治一婦人經候過期發熱倦怠或用四物黃連之類反二月一度且少而成塊又用峻藥通之兩

目如帛所蔽。印脾為諸陰之首。目為血脉之宗。此脾一受傷。五藏皆為失所。不能歸於胃矣。胃氣一虛。則清陽皆不能上奉。遂用補中益氣歸脾二湯。專主脾胃。半年尋愈。

### 熱入血室門

許學士治婦病。傷寒發寒熱。遇夜則如冕鬼狀。經六七日忽然昏塞。延響如引鋸。牙關緊急。瞑目不知人。病勢危困。許視之曰。得病之初。曾值月經來否。其家云。經水方來。病作而經遂止。得一二日。發寒熱。晝雖靜。夜則有鬼祟從。日昨不省人事。許曰。此乃熱入血室症。仲景云。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晝則明了。暮則讞語。如見鬼狀。發作有時。此名熱入血室。醫者不曉以利劑與之。遂致胸膈不利。延潮上。湧喘急息。高昏冒不知人。當先化其痰。後除其熱。乃急以一呷散投之。兩時噴涎下得睡。省人事次。以小柴胡湯加生地黃三服而除不汗而自解矣。

一婦人熱入血室症。醫者不識。用補血調氣治之。數日遂成血結胸。或勸用藥。許公曰。小柴胡已遲。不可行也。無已刺期門穴斯可矣。予不能鍼。請善針者治之。如言而愈。或問熱入血室。何為而成結胸也。許曰。邪氣傳入經絡。與正氣相搏。上下流行。遇經水適來。適斷。邪即乘虛入於血室。血為邪所迫。上入肝經。肝受邪則讞語。而見鬼復入膻中。則血結於胸中矣。何以言之。婦人平居水養木。血養肝。方未受孕。則下行為月水。既受孕。則中蓄之養胎。及已產。則上壅之以為乳。皆血也。今邪逐血。併歸於肝經。聚於膻中。結於乳下。故手觸之則痛。非藥可及。故當刺期門也。

虞恒德治一少婦。夏月行經。得傷寒似瘧。讞語狂亂。諸醫皆以傷寒內熱。投雙解散解毒湯。服之大汗如雨。反如風狀。次以牛黃丸。金石之藥。愈投愈劇。一日延虞診視。脈弦而大。虞思傷寒內熱。狂亂六陽俱病。豈不口乾舌黑。況脉不數。病體按之。或熱或靜。其腹急痛。意必有內傷在前。傷寒在後。今傷寒得汗。

雖已內傷。則尚存故也。因細問之。患者曰。正行經時。因飲食後。多必用冷水抹身。因得此症。方知冷水外閉其汗。內阻其血。邪熱入於血室。經血未盡。血得邪熱。乍靜乍亂。故寒熱讒語。掉眩類風也。須得火燭散下之。下後讒語已定。次以四物小柴胡湯調理。五日熱退。身涼。患遂瘳。

衍義云。一婦人溫病已十二日。診之。其脉六七至而澀。寸稍大。尺稍小。發寒熱。煩赤口乾不了了。且蟄。之病數日經水乃行。此屬少陽熱入血室也。若治不對病。則必死。乃按其症。與小柴胡湯服之。二日又與小柴胡湯加官桂乾姜。一日寒熱遂止。又云。臍下急痛。又與抵當丸微利。臍下痛。瘡漸涼。脈漸勻。尚不了了。乃復與小柴胡湯。次日但胸中熱躁。口鼻乾。又少與調胃承氣湯。不得利。次日心下痛。又與大陷胸湯半服。利三行。次日虛煩不寐。時妄有所見。復狂言。雖知其尚有燥屎。以其極虛。不敢攻之。遂與竹葉湯去其煩熱。其夜大便自通。至晚兩次。中有燥屎數枚。而狂言虛煩盡解。但欬嗽唾沫。此肺虛也。若不治。恐成肺癆。遂與小柴胡湯去人參。大棗。生姜。加乾姜。五味子。一日欬減。二日而病悉愈。

薛文齋治一婦人懷抱素鬱。感冒風熱。經行讒語。服發散之劑不應。用寒涼降火。前症益甚。更加月經不止。肚腹作痛。嘔吐不食。痰涎自出。此脾胃虛寒。用香砂六君子湯。脾胃漸健。諸症漸退。又用歸脾湯而全愈。

### 經行泄瀉門

汪石山治一婦。必泄瀉三日。然後經行。診其脉皆濡弱。此脾虛也。脾統血制濕。經行將動。脾血先已流注血海。然後下行。為經。脾血既虧。則脾氣亦不能運行其濕也。今作參苓白朮散。每服一錢。一日未飲調下二三次。月餘竟不瀉。

一婦年逾四十。形長色脆。病經不行。右脉浮軟而大。左脉虛軟而小。近騁。當時經行作瀉。今年四月。感風

欬嗽。用湯洗浴汗多。因瀉一月。六月復因洗浴發瘧六七次。瘧雖止而神思不爽。至八月盡而經水過多。白帶時下。泄瀉不止。右脚疼痛。舊曾閃肭脚根。今則假此延痛。腎腿腰肋尻骨頸項。右遍經脉皆掣痛。或欬嗽一聲。則腰眼痛如腰扎。日輕夜重。叫號不已。幸痛稍止。飲食如常。今詳月水過多。白帶時下。日輕夜重。泄瀉無時。亦屬下多亡陰。宜作血虛論治。服四物止痛之劑益甚。九月汪復診視。始悟此病乃合仲景所謂陽生陰長之法矣。夫經水多。白帶下。常泄瀉。皆陽虛下陷致然。名曰脫陽。日輕夜重者。益日陽旺而得健運之職。故血無凝滯之患。而日故輕。夜則陰旺而陽不得其任。失健運之常。血亦隨滯。故夜重。遂以苓木助陽之藥煎服五七劑。一月全安。

經閉門

一室女年十七。病久人愈。天癸不通。發熱欬嗽。飲食少。思欲用通經丸。薛曰。此蓋因稟氣不足。陰血未充。故耳。但養血氣。益津液。其經可自行。彼惑於速效。仍用之。余曰。非其治也。此乃剽悍之劑。大助陽。大陰血得之。則妄行。脾胃得之。則消耗。後果經血不止。飲食不入。遂致不救。

一婦人將一女子年十五時來診。言女子十四時經水自下。今經反斷。其母言之恐怖。余曰。若是夫人親如必夫人年十四時。亦經水下。所以斷者為避年。乃怪。後當自下。此真氣猶怯。稟賦素弱而然也。如欲藥之。宜固先天真氣。使水升火降。則五臟自和。而脉通行矣。

一婦人月事不行。寒熱往來。口乾煩赤。飲食少進。至暮間欬二三聲。諸醫皆用蟲虫水蛭乾漆硇砂羌青紅娘子沒藥血竭之類。惟余不然。曰。古方雖有此法。奈病人服之。必臍腹發痛。飲食不甘。乃命止藥。內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心受之則血不流。故女子不月。既心受積熱。宜抑火升水。水流濕潤燥。開胃誘食。乃湧出痰一二升。下泄水五六行。水濕上下皆去。血氣自然湍流。月事不為水濕所隔。自可依期而至。

矣。亦不用蟲蛇等有毒之藥。如用之。則月經縱來。小溲反閉。他症生焉。凡精血不足者。宜補之以味。大忌有毒之藥。性偏氣悍。而致天枉多矣。

一婦人年二十四歲。經水不行。寒熱往來。面黃頰赤。口燥唇焦。時欬二三聲。視其所服之藥。黑神散。烏全丸。四物湯。燒肝散。鱉甲散。建中湯。竇肺散。鍼艾千百轉。劇家人意倦。不欲求治。余憫之。先湧痰五六升。午前湧畢。午後病除。後二日復輕湧之。又去痰一二升。食益進。不數日。又下通經散。瀉一二升。數日後去死皮數重。小者如缺片。大者如膜皮。不月餘。經水自行。神氣大康矣。

### 血崩門

孟官人母。年五十餘。血崩一載。食用澤蘭丸。黑神散。保安丸。白薇散。補之不效。余見之曰。天癸已盡。本不當下血。蓋血得熱而流散。非寒也。夫女之血崩。多因大悲哀。悲甚則肺葉布。心系為之血。血不禁而下。崩。內經曰。陰虛陽搏謂之崩。陰脈不足。陽脉有餘。數則內崩。血乃下流。舉世以虛損治之。莫有知其非者。可服大劑者。黃連解毒湯是也。次以香附二兩。炒白芍二兩。炒當歸二兩。焙。三味同為細末。溫水調下。又服續榔丸。不旬日而安。

西園公治婦人。年六十二歲。血崩不止。投黃蓮解毒湯四劑。後服涼膈散合四物湯六劑。後即愈。此婦因悲哀太過。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熱氣在中。迫血而崩。故效。

薛氏治一婦人。年將七十。素有脾肺之症。每發則飲食不進。胸膈不利。或中脘作痛。或大便泄濁。或小便不利。挾以逍遙散。加山梔木香。香附換茯神而愈。後憂女婿居不時。崩下紫黑血。其病每作。先倦怠而後發熱。經曰。積憂傷肺。積思傷脾。肺傷則肝木無制。脾傷則木愈來乘。脾肺兩傷。則肝陽獨旺。不能攝血歸經而發也。隨以前方加炒黑黃連五分。炒黑吳茱三分。一服頓止。數服而康。

一婦人年六十四歲。素多鬱怒。每患必頭痛寒熱。春間乳內作痛。服流氣飲之類益甚。不時有血如經行。又大驚恐。則飲食不進。夜寐不甯。乳腫及兩脇。微痛如灸。午後甚。余以為肝脾鬱火血燥。先以逍遙散加醋浸炒黑龍膽草一錢。炒黑山梔一錢半。二劑。腫痛頓退。又二劑而全消。改用歸脾湯。加黑山梔川貝母。諸症悉瘳。

一婦因怒崩血久不能止。面色青黃或赤。此肝木制脾土而血虛也。用小柴胡合四物清湯。以肝火生肝血。又用歸脾補中二湯。以益脾氣生肝血而緩。此症若因肝經風熱而血不寧者。以防風一味為丸。以兼症之藥煎送。或肝經火動而迫血者。用條芩炒黑為丸。以兼證之藥煎送。無有不效。

一婦人性急多怒。每怒非耳項喉齒胸乳作痛。即胸滿衣酸吐瀉崩下不止。此皆肝火之症。肝自病。則外證見。土受克。則內證作。治外證用四物湯加白朮茯苓。炒白芍。炒黑龍膽。治內症用四君湯加柴胡白芍木香吳茱萸。內外症先後迭治。悉平。惟血崩不淨。是血分有熱。脾氣尚虛。以逍遙散倍用白朮茯苓。又以補中益氣湯加醋炒白芍。炒鬆生地。一月之間。血止而經亦調矣。

戴同父治一婦。血大至。曰崩中。或清或濁。或純下塊。血瘀腐。勢不可遏。甚則頭目昏暈。四肢厥冷。並宜膠艾湯。吞靈砂丸。佐以三灰散。或以童子小便煎理中湯。或以沉香降氣湯。加入百草霜。血崩甚而腹又痛。人多疑為惡血未盡。又見血色瘀黑。愈信惡血之說。不敢止截。大凡血之為患。欲出未出之際。停在腹中。即成瘀色。固難盡以瘀色之血為惡。又焉知瘀之不為虛冷乎。若必待瘀去之後截之。恐併與人無之矣。此腹痛更有說。瘀血腹痛。血通則痛止。崩下腹痛。血住則痛止。宜芎歸湯加炮姜黑附。止其血而痛自止矣。

次詳新甫表弟方健甫。內年五十。辛丑患血崩。諸藥罔效。壬寅八月。身熱體痛。頭眩涕出。吐痰少食。衆作火

治。展轉發熱絕粒數日。余診之曰。脾胃久虛。過服寒藥。虛病未已。寒病復起。遂用八味丸。一服翌早。遂索粥數匙。再服食倍。熱減痛止。乃服八味丸而愈。於卯秋因勞役憂怒病。雖幸不大發。甲辰憂怒復作。胸悶發熱。脊痛腰痺。神氣拂鬱。或作中暑。遂崩血便血。煩渴引飲。粒米不進。昏憤有時。脉洪大。按之微弱。此無根之火。內虛寒而外假熱也。十全大補湯加附子一劑。食粥三四匙。仍服八味丸而始愈。大戶王天成之內血崩。自服四物涼血之劑。或作或止。因怒發熱。其血大下。服前藥不應。更主降火。腹脇大痛。手足俱冷。余曰。此脾胃虛寒所致。先用附子理中湯。痛止肢熱。又用補中益氣歸脾二湯。崩血頓止。熱亦解。而食進神康矣。

錦衣楊永興之內血崩。過服寒涼之劑。其症益甚。肚腹痞悶。飲食不入。發熱煩燥。脉洪大而虛。余診之曰。此脾經氣血虛而發熱也。當即用八珍湯加炮姜以溫補之。稍遲則不救。彼不信。仍服止血降火之劑。虛症蜂起。始信余言為不謬。但惜緩不及治矣。

東垣治郭大方內經血暴崩。曾殞身失血。以後經數日一來。今次大下不止。脈沉細而間有數衆。九竅微不利。四肢無力。氣喘短促。口鼻氣皆不調。此心氣不足。飲食失節。脾胃虛弱不化。故胃脘當心下作痛。脹下急。當腑有動氣。虛症畢集。惟擬治本。餘症可以皆去。製黃耆當歸人參湯。三啜而安。

薛新甫治一婦人。血崩兼心痛。已三年矣。諸藥不應。每痛甚。虛症悉具。面色萎黃。此心主血。血去過多。心無所養。以致作痛。宜十全大補湯倍參。三十餘劑稍愈。百餘劑全安。

一婦人年四十餘。久患血崩。面色萎黃。倦怠無力。或健忘怔忡。驚悸不寐。或心脾傷痛。飲食不思。薛診之。脉大軟濇。曰。此思慮傷脾。不能攝血。以致經血妄行。故屢崩不已焉。歸脾湯加熟地白芍。投百餘劑而永不再發。健旺如常。

氣陷血脫門

東垣治一婦人。經行黑血凝結成塊。左廂有血瘕。水瀉不止。穀食有時化。有時不化。至今歲四月。血塊暴下。水注並作。是前後二陰有形之血。脫竭於下。無形之氣。先已下隔。故水瀉日已四五行。不食則微滿。食罷則心煩不快。甚至飲食不進。形神困頓。曰夫聖人治病。必本四時升降浮沉之理。經權常變之宜。若不本四時以順為逆。非其治也。且治之大法。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虛。無虛虛。遺人天殃。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故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大抵聖人立法。各自有義。且如升陽以發散之劑。是助春夏之陽氣。令其上升。乃瀉秋冬肅殺寒涼之氣。此病是也。當用此法治之。乃升降浮沉之至理也。夫天地之氣。以升降浮沉。乃從四時。如治病逆之。則殺人矣。故經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可不畏者。夫人之身。亦有天地四時之氣。不可止認在外。人體亦同天地也。今崩下不止。是前陰之氣血已下脫矣。水瀉又數年不愈。是後陰之氣陽已下隔矣。後陰者。主有形之物也。前陰者。乃精氣之門戶。今俱下竭。是病人周身之氣。常行秋冬之令。陰主殺。此等降下之病。是也。陽升陰長。春夏是也。在人身之中。令氣升浮者。殺氣上行故也。既病。則周身血氣皆不升長。穀毒又不上行。其肌肉消少。是兩儀之氣。俱將竭矣。既下元二陰俱脫。血氣消竭。假令當日原是熱症。今下焦久脫。已化為寒矣。此病久沉失降。寒濕大勝。當急救之。瀉寒以熱降。濕以燥。大升大舉。以助生長。補養血氣。不致偏枯。聖人立治之法。濕氣大盛。以所勝助之。助甲膽風木上升是也。余以補中調中清燥三方。屏去連柏加桂附或姜附。迭舉三法。調治半年。而康復如常。

東垣治一女子。月事不調。漏下惡血。或暴崩不止。多下水漿之物。此勞傷形體。心火乘脾。故倦怠嗜臥。四肢不收。氣喘短促。無氣以助。脉緩弦急。按之洪大。乃血脫氣陷。得之脾土受濕熱之邪也。投調經升陽

除濕湯三啜而病如失。

東垣治一婦久患血崩。面黃之極。急少氣脈大而濡。此血脫氣陷脾胃受病也。投益胃升陽湯半月而愈。赤白帶下。

張子和治一婦病帶下。連綿不絕。白物淫溢已三載矣。命予脉。兩手俱滑大有力。得六七至。常止熱口乾。眩暈時嘔酢水。知其寔有寒痰在胸中。以瓜蒂散吐出冷痰二三升。是即所嘔酢水也。間有黃涎。或如爛膠。次以漿粥養其胃氣。又次用導水禹功。以瀉其下。然後以淡劑滲泄之藥利其水道。不數日而愈。息城李左衛之妻。病白帶如水。窈漏綿綿不絕。臭穢之氣不可近身。面黃食減已三年矣。諸醫皆云積冷。陽起石石硫黃薑附之藥。重重燥補。污水轉多。余斷之曰。此帶濁水。本熱乘太陽經。其寒永不能禁固。故如此也。夫水自高而趋下。宜先竭其上源。乃湧痰二三升。次日復下污水十餘行。至三遍。汗出周身。明日病人云。污水已不下矣。改用寒涼之劑。清滌子室服。及半載後產一男。

韓氏曰。山妻年三十餘。十八胎九殞七天。會先君松潘難作賤。兄弟皆西奔。妻驚憂過甚。遂昏昏不省人事。口唇舌皆瘡。或至封喉。下部虛脫。白帶如注。如此四十餘日。或時少省。欲自縊自悲。不能堪。醫投涼劑解其上熱。則下部帶疾愈甚。或投熱劑及湯藥。董蒸下部。則上熱昏暈欲絕。四弟脉之。始知為亡陽證也。大哭曰。宗嗣未立。幾誤殺吾嫂。急以鹽煮大附子九錢為君。製以薄荷汁。佐以姜炭麥冬五味之屬。水煎入井水冷與之。未盡剉。即鼾鼻熟睡。通宵覺。即能識人。時止一嗣子。二女相抱痛哭。疎戚皆悲。執友趙憲長驚曰。君何術也。弟曰。方書有之。真對真假對假耳。外乃假熱。故以假冷之藥從之。內有真冷。故以真熱之藥反之。斯外內和而病解矣。繼以女金丹錯綜變化。不但去其疾。且調元氣。庚午生一子。今應襲也。女金丸即勝金丸。方見種子門。

一婦婦腹脹脇痛。內熱晡熱。月經不調。肢體痠麻。不時吐痰。或用清氣化痰丸。喉間不利。帶下黃赤兼青。軟濇弦數也。朝用歸脾湯。解脾鬱。生脾氣。夕用加味逍遙散。生肝血。清肝火。百餘劑。而帶下諸症始愈。又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而帶與瘧疾悉瘳。

一婦人眩暈吐痰。胸滿氣喘。得食消緩。苦於白帶。淫溢已二十餘年矣。諸藥不應。脉滑而軟。比氣虛挾痰飲也。痰飲去而帶自愈矣。遂朝用六君子湯。夕用六味地黃丸。不一月而帶下諸症悉瘳。

一婦人胸痞內熱。口乾耳鳴。喉中若有一核。谷吐不利。月經不調。帶下淫溢不止。六脉軟濇微數。此肺脾鬱結。痰熱不化而流注也。余以歸脾湯加半夏山梔升麻柴胡。間以四七湯下白丸子而愈。

一婦人吞酸飽滿。食少便泄。月經不調。服清氣化痰丸。兩膝漸腫。寒熱往來。帶下黃白不止。色萎體倦。脈滑而軟。此脾胃兩虛。濕熱下注。用補中益氣湯。倍參术。加半夏茯苓炮姜而愈。

一婦帶下赤白。四肢無力。余診之曰。四肢者土也。脉軟而滑。此脾胃虛弱。濕熱下注也。以補中益氣濟生歸脾二湯。並加白芍生地。不一月而帶愈身康矣。

一婦人帶下赤白。怒則胸膈不利。飲食少思。或用消導理氣之劑。痰喘胸滿。大便下血。脉濇緩大。余曰。脾氣虧損。挾濕熱而不能攝血歸經。故二陰俱有所下也。先用補中益氣湯。加炮姜白芍茯苓半夏。化其濕熱。以安營氣。隨用八珍湯。加柴胡山梔。而諸症悉瘳矣。

## 白淫門

一婦人性急善怒。小腹時常痞悶。小便濇痛。頻下白物。淫溢甚於白帶。或面青口苦。寒熱往來。脉得弦洪。

濬大。余以為積憤不發。濕熱傷陰而致。先用龍膽瀉肝湯。三啜而小便清利。瀉痛頓釋。改用加味逍遙四劑。而寒熱亦解。補以八珍湯加知柏數劑。而康復如常。

內外冷熱門

一婦人食少嘔吐。面黃腹痛。手足逆冷。月經不行。六脉沉細。此內外俱冷。陽虛不能鼓運其經血也。六君子湯加桂附姜朱數劑而經行痛止。九服而連生子女。

一婦人煩渴惡熱。暴嘔酸水。飲食不進。面赤帶青。六脉沉數。此鬱怒傷肝。火逆乘胃。為內外俱熱之證。黃連一兩。淡姜汁略拌。水煎濃汁細呷。以解內外積熱。嗣後漸加白朮。當歸。陳皮。炙草。以調血氣。以養胃氣。漸進稀粥軟飲。改用加味道送散十劑全安。

冷熱內外真假門

一婦人口乾煩渴。畏風惡寒。大便祕結。手足逆冷。六脉沉數。此內真熱而外假寒也。先用黃連解毒湯。熱服取汗。後用六味丸而全愈。

一婦初患瘧喘。渴醫以降火散氣治之。肌日削而氣日索。延至甲辰。木旺痰盛。身熱口腐。腹脹神昏。絕食幾死。此虛熱無火。內有真寒。投以壯火生土之劑。隨服隨效。越數歲。夏初坐則頭暉不能起。視卧則背冷。覺風透體。有時煩熱眩暈。欬嘔痰渴。手足厥冷。六脉沉伏。此內真寒外假熱。遂以姜附大補之劑投之。不三四日。而大勢已平。仍以前藥加減而愈。

潮熱門

一婦人月經不調。飲食少思。日晡潮熱。脈濶虛數。此肝脾兩虧。氣血俱虛也。用十全大補湯。加山萸山藥丹皮麥冬五味。以補斂虛陽。二十餘劑而霍然。

一婦人生育多胎。月經不調。兩足發熱。年餘其身亦漸潮熱。勞動則足跟痠痛。又年餘唇腫。痛裂。及半年裂唇出血。倦怠食少。經停不行。脉濁弦數。此氣血兩虛。燥熱相乘。肝腎之症。彼誤服通經丸。遂致不起。一婦人足跟熱痛。脉數虛軟。此足三陰虛。聖愈湯三十餘劑而安。後發遍身癰癧。誤服風藥。反潮熱。搐搦。煎湯送下。三四服遂愈。

一婦素甘清苦。勤於女工。感冒風邪。自用發散之劑。反朝寒暮熱。熱多寒少。其脉或浮洪或起細。面色青白。或萎黃。此風邪雖去。而氣血傷殘也。用十全大補湯三十餘劑漸愈。又用加味逍遙散。調治半載而康。一婦人乾放無痰。遇夜潮熱。自汗盜汗。倦怠面黃。經停食少。脉軟弦數。此血氣大虛。而心脾鬱結也。先服刻勞散。改用歸脾湯。調治年餘漸安。

積聚門

一婦人小腹痞脹。小便淋澀。時有白帶。脉數洪濁。此肝經濕熱下注也。投之龍膽瀉肝湯。四劑而痞脹退。小便清。改用加味逍遙散。或加生地。或加青皮。調治三月而安。一婦人善怒多鬱。小腹痛脹。小水不利。或胸乳疼痛。脇肋痞滿。脉濁弦滯。此肝氣鬱。而肝血不調也。投以四物湯加柴胡。青皮。橘核。延胡。而痛自止。痞自消。改用逍遙散。加木香。香附漸安。一婦人小腹痞脹。內熱晡熱。小水不利。體倦食少。脉洪軟濁。此氣血兩虛。濕熱鬱於肝經也。八珍湯加柴胡。山梔。龍胆草。前調理三月而安。

一婦人年三十餘。內熱作渴。飲食少思。腹內初如雞卵。漸大四寸許。經水三月一至。肢體消瘦。齒頰似蒼。

脉洪數而虛。左關微濇。此肝脾鬱結氣血虛而不能統運成積也。外貼阿魏膏。午前用補中益氣湯。午後用加味歸脾湯。兩月許。肝火稍退。脾土漸健。午前用補中益氣湯。下六味丸。午後用逍遙散。下歸脾丸。又月餘。日用蘆薈丸二服。朝以逍遙散送下。日晡以歸脾湯下。喜其謹疾調理。半年而愈。

一婦人腹內一塊不時上攻。或作痛有聲。或吞酸痞滿。月經不調。小便不利。已二年餘矣。面色青黃。脈數弦濇。此肝脾氣滯。渴熱不化。而隨熱冲逆也。以六君湯加芎歸柴胡炒連木香炒茱二劑。却與歸脾湯送下蘆薈丸。三月餘。肝脾和而諸證退。又與補中益氣湯加茯苓丹皮。中氣健而經亦調矣。

一婦人多鬱善怒。勤於女工。小腹內結一塊。或作痛或痞悶。月經不調。恪服伐肝之劑。內熱寒熱。胸膈不利。飲食不甘。形體日瘦。脉軟數弦濇。此脾土不能生肺。金肺不能生腎。水腎水不能生肝木。當滋培化源。用補中益氣湯六味丸。分朝暮兼進。年餘而諸症悉痊。

一婦人經候過期。發熱倦怠。或用四物黃連之類。反兩月一度。且少而成塊。又用峻藥通之。兩目如帛所蔽。腹中痞悶。脉軟微濇。薛新甫曰。脾為諸陰之首。目為血脉之宗。腹為血氣之都會。脾之所主也。蓋脾一受傷。則五藏皆為失所。不能統運於腹而上奉於目也。隨以補中益氣濟生歸脾二湯。專主脾胃。年餘而康復如常。

松江太守何菴人性善怒。腹結一塊。年餘上齶蝕損。血氣極虛。時季冬。肝脉洪數。按之弦緊。此至虛有盛候。即是假脉。醫者不能細察。反用伐肝木清胃火之劑。病不稍退。萎頹轉增。余用八珍湯以生血氣。地黃丸以滋腎水。肝脉頓平。症勢亦退。後因大怒。耳內出血。肝脉仍大。煩熱乾渴。此無根之火。不能歸源而迫血也。仍以前藥加肉桂二劑。脉飲熱退。血亦隨止。復因暴怒厥脫。於季秋卒已。乃金魁木也。余遇一卒。說拙妻為室女時。心下有冷積。如覆杯。按之作水聲。以熱手熨之。如冰。娶來已十五年矣。恐斷

我嗣急欲棄之。余止之曰：如用吾藥，病可除，孕可得。卒從之。診其脈沉而遲，尺脉洪大而有力，非無子之候也。可不逾年而孕。卒笑曰：姑試之。先以三聖散，吐涎一斗，心下平軟。次服白术調中湯五苓散。後以四物湯加木香、香附、調和經脈。不再月而血氣合度。數月餘而連孕二子，皆育。

草一兩、干姜、官桂、砂仁、蔻、香各二錢半為末，滾湯煎三錢去渣溫服。

三聖散用防風、瓜蒂各三兩、藜、葛一兩、甘草各二錢半為末，當歸散杜、葛、藜、當歸各等分為末。

陽夏張主簿之妻，病肥氣初如酒杯，大發寒熱。十五年餘，旋減旋增，治無一效。後因大怒氣逆，病勢益甚。

惟心下三指許無病，滿腹如石片，不能坐。乃邀余診之。曰：此肥氣也。得之季夏戊巳日，左脇下如覆杯久不愈。令人發瘡瘍，瓜蒂散吐之，出魚腥黃涎，約一二甕。至夜用舟車丸通經散，五更下黃涎，腹水相半。五六行，凡有積處，皆覺疼痛。乃用白术散當歸散，和血流經之藥，如此湧泄。凡三晝夜而平。調理半年餘，而健旺如常。

瓜蒂散丹舟車丸見雜病傷食瘡飲門通經散用橘紅當歸甘遂麵包煨為散，不令焦等分為末，每服三錢，臨臥溫酒調下。白术散白术黃芩當歸各等分為末，水煎二三錢去渣溫服。當歸散杜、葛、藜當歸各等分為末，飲調食前服。此吐下兼施之劑，且甘遂等攻逐太峻，審之。

一婦人血氣刺痛，聚散無常，痛時極不可忍，甚則死。一二日方省，醫巫並治，數年不愈。余投葱白散，烏梅丸遂安。

一婦人血氣作楚，如一小盤樣走注痛，甚，屢一人扶定。方少止，亦用此二藥而愈。

種子門

一婦人年三十四，夢與鬼交，驚恐異常。及見神堂陰司舟楫橋梁，如此一十五年，竟不懷孕。巫祈覲禱，無所不至。鑽肌炙內孔穴，經干黃瘦發熱，中滿足腫，委命於天。一日苦請余診之。曰：陽火盛於上，陰水盛於下，見鬼神者，陰之靈，神堂者，陰之所。舟楫橋梁水之變，兩手寸脉皆沉而伏，知胸中痰寔也。凡三湧三泄三汗，不旬日而無夢，年餘而有娠矣。

一女月經來時。專在下弦之期。問其色紫。知為血熱。服涼血藥以緩之。則血氣和而經來漸遲。挨至初頭。

色淡短少。服養血和血。以滋血室。俟經色純正。便可靜候生育矣。明年出閣。不年餘而果生一子。

一婦人體肥太過。子宮脂膜長滿。經水雖調。亦不能有子。投以消脂膜開子宮藥。二三十劑。明年果生子。

### 浮腫門

一婦人年三十餘。經水斷絕。月餘漸漸周身浮腫。脈緩數濇滯。此血化為水。椒仁丸作湯。三啜而經水先通。再服而腫全消矣。

一婦人年四十。小水先不利。漸漸喘滿浮腫。以後經水斷絕不來。脉沉弦。尋按俱滑。此水壅阻經。宜專治水葦蘆丸三下。而腫全消。服桑白皮散。而經行如常度矣。

### 前陰諸疾門

一婦人年二十餘。內熱煩渴。倦怠食少。陰中悶痒。小水赤澑。脈沉弦數。此鬱怒傷損肝脾。濕熱乘虛下注。加味道遙散。調治一月而安。

一婦人年三十餘。陰內痛甚。作痒。時常出水。食少體倦。脈軟濇數。此肝脾氣虛。濕火下注。用歸脾湯加生

白芍牡丹皮黑山梔生甘草四劑而病減。久服而全安。

一婦人年四十二。陰內庠痛異常。內熱倦怠。飲食少。思脈軟弦數。此鬱怒傷損肝脾。元氣下陷。濕熱留戀陰中。宜用參耆歸木陳皮柴胡炒山梔車前子升麻白芍丹皮茯苓十劑漸減。久服而全安。

一婦人陰中突出如菌。四圍腫痛。小便頻數。內熱晡熱。似庠似痛。小腹重墜。脉軟濇數。此肝脾虧損。濕熱鬱結。而腫痛似庠。元氣下陷。而小腹重墜也。先以補中益氣湯加山梪茯苓車前子青皮。以清肝火升脾氣。更以加味歸脾湯調治脾鬱。外以生豬油和藜蘆末塗之。而收腫熱痛庠悉除矣。

一婦人年四十勞倦後陰中挺出五寸許悶痛重墮水出淋瀝小便澀滯脉軟洪濇夕與龍膽瀉肝湯分利濕熱朝用補中益氣湯升補脾氣諸症悉愈惟陰挺未收再與歸脾湯加川芎山梔黃柏牡蠣煎服外以葱白歸全紅花煎湯薰洗搽上安臥然後服藥數劑後每次如此不復下脫矣

一婦人陰中寒冷小便黃濇內熱晡熱口苦脇脹脈數洪濇比肝經濕熱熱緼濕鬱之極而反冷也用龍膽瀉肝湯姜汁拌蒸以解其真熱假冷更以加味道滋散加姜汁炒龍胆二十餘劑而陰中漸緩矣一婦人陰中冰冷寒熱嘔吐兩股腫痛脉沉洪弦是怒動肝經濕熱下注為患先用小柴胡加山梔一劑一寒熱嘔吐頓止次用龍膽瀉肝湯亦用姜汁拌蒸數劑而腫痛全消陰中亦不復冰冷矣

一婦人陰中寒冷小便澄清腹中亦冷飲食少思大便不寢脉沉數細濇比下元虛冷火土不生也治以八味丸飲食漸進大便漸寢一月餘而諸症皆退健旺如常矣

一女子年二十四交接後輒出血不止脉軟虛數此肝之相火傷犯脾胃之元不能吸血歸藏故精泄後血亦隨之溢出也當以補陰益氣煎蜜丸常服加之節欲靜攝尋年無不自愈

一男子交接後頭痛脉象細數此根氣未固虛陽不攝當投補中益氣湯加附子肉桂白芍熟地常服自愈補陰益氣湯人參兩半黃耆三兩山藥三兩阿膠三兩白芍兩半炙草五錢熟地五兩升麻錢半柴胡三錢

胎前門

一婦人年二十七月經不行已三月矣或疑經閉命予脉之脉數沖和尺部滑疾謂非輕病乃妊娠也令服芎歸湯腹中微動為有孕越數月後果產一子

一婦人領一女子來診脉數微弦舉按似有冲和之象謂其天癸不來必一月有餘矣彼應之曰然自經淨至今恰三十二日也余令即服烏雌雞湯二月時服紫蘇湯三月服黃雌雞湯保其成孕勿使消散